



(视觉中国)

## ■陈雪花

颠簸的山路和车厢里若有若无的汽油味，正一点一点把记忆泡软。此刻坐在这老式小客车上的我，听着零件吱呀作响，倒不觉得难熬了。或许是心境变了，或许是这熟悉的气息里，藏着太多被时光磨亮的片段。

从城关到村里依旧是山路十八弯，小型客车上依旧是客货参半。不同的是水泥路面已没有以往那般颠簸得厉害。

记忆里的班车，是村里与外界连接最要紧的一根线。那时以土石为材的乡路比现在更窄，只容得下一辆小型客车每日往返一趟，村里人都叫它“班车”，早上七点左右啃着晨露沿着村道前行。要进城的人总是摸黑爬起来，给家禽牲口添满食，再把当季的蔬菜捆成束，将舍不得吃的鸡鸭仔细装进竹笼，连同一袋新碾的米一起，小心翼翼地搬到班车的后备厢里，后备厢满了就搬上车厢。他们眼里闪着光，仿佛已经看见城里的儿女接过这些“宝贝”时笑弯的眉眼。

车厢本就不大，被人、米袋、竹笼塞得满满当当。粮食味、家禽味、汗味混着汽油味在狭小的空间里蒸腾，却奇异地酿出一种踏实的烟火气。只是这烟火气对晕车的我来说，曾是实打实的煎熬。

上初中时，多数同学为了省车费，也为了躲开这满车厢的杂味，宁愿走13公里山路去镇上上学，我就是其中的一员。可每逢要带米去学校，就不得不搭这班车了。搭车大多数时候是没有座位的，因为早不过村里的叔叔阿姨们。我总被挤在过道里，把装着几周口粮的米袋紧紧靠在脚边，一只手死死捂住鼻子，另一只手穿过人群攥住座椅靠背，让身子尽量平衡，然后紧闭双眼，像块大理石般一动不动。为了不让食物从我的胃里倾巢而出，可真是拼尽全力了。尽管如此，车一停，尾气还是像只蛮横的手，直往鼻子里钻，我的胃立刻就拧成一团。

最痛苦的莫过于班车经过邻村时的频繁停靠。因为候车人没有集中于一处，班车就得见人便停，一分钟内最多可达近十次。班车的自动阀门打开时会发出一声刺耳的“嚓……”，接下来便是比车行进时强几倍的汽油味挤进车厢。已万般忍耐的我，就得把鼻子捂更紧，索性把嘴唇咬住，以此减少臭味进入体内而被感知。当然，也有实在忍不住，呕吐不止的时候，狼狈至极，不堪回首。肾脏的万般艰辛，非亲身经历者绝非能言感同身受。

不过，搭车之行再难熬，我也从没怨过。因为我知道，这班车不光载着我的米袋，还载着乡村人的盼头：林婶总把攒了几个月的土鸡蛋带给城里的孙子；陈伯每次都带着自家种的水果去看打工的儿子……这颠簸的路程里，藏着太多人笨拙又深沉的爱，我的那点难受，实在算不得什么。

后来去省会读大学，每次往返都要坐七八个小时的长途车。尽管坐的是比班车大得多也舒适得多的客车，我第一次乘坐时也是吐得昏天暗地。慢慢地，我不晕车了。原来那些熬过来的难，早已在骨子里悄悄长了力量。渐渐地，我能欣赏车窗外不断后退的风景了，能闻着汽油味想起家乡的炊烟了，甚至能在停车间隙，和邻座的人聊几句家常。

就像此刻，班车又过了一个弯，窗外的山影晃了晃。我望着车厢里低头刷手机的年轻人、抱着菜篮的大娘，突然明白：人生就像这班车，总有颠簸的路、难闻的味、挤攘的时刻。可正是这些不那么舒服的片段，把我们从青涩往成熟里推。林婶的鸡蛋，陈伯的水果，我脚边的米袋，都是被这些颠簸托着，才能抵达想去的地方。

我们没法选择路上的风景，却能选择自己的心情。就像当年捂着鼻子的我，如今能笑着闻出车厢里藏着的属于生活的真实味道。那里面有艰难，有牵挂，更有一步步往前走的力量。

我想这也是一种难得的成长。

## 荔枝深处有乾坤

## ■陈伟哲

盛夏的熏风掠过安溪湖头镇，漫山的荔枝林翻涌如赤潮。六百余岁的古荔枝枝如铁，垂珠累累，枝头“状元红”在骄阳下流转着琥珀色的光泽。树下，第四届荔枝文化月的欢腾人声与蝉鸣交织，而树根深处，却盘绕着一条六百余年的文脉——自南宋开基的李氏家族在此生根发芽，终在清初孕育出一代名相李光地。新衙大堂悬挂着的康熙御匾“夹辅高风”，墨迹仿佛还带着当年的润意，院墙外的古荔枝树，恰是少年李光地埋首书卷时抬眼可见的风景。

步入横山村，指尖摩挲着古荔皴裂的树皮，像触到一部立体的编年史。六百六十年前栽下的老树，年轮里嵌着李光地家族“四世十进士七翰林”的科举盛景。贤良祠内，康熙御笔“太极图说”的石刻静立檐下，雍正《谕祭文》石碑上“一代之完人”的评语，在岁月里愈发熠熠生辉；祠堂外的荔枝年年红透，恰似当年书生们金榜题名时，簪在帽檐上的绛纱那般鲜妍。砂石土裹着的铁质，不仅滋养出果肉如玉的清甜，更淬炼出湖头人治学为官的筋骨。

荔枝的流转，早被写进湖头的水运史诗。行至湖一村船巷，残存的十九级石阶斜斜探进清溪，五百年前这里曾帆樯如林。明朝天顺年间，李氏先祖李森捐银凿通渊滩巨石，“泉

州船运始达湖头”的史话就此开篇。船巷口的“大使宫”香火缭绕，庇佑着南来北往的商船。而船舱里的荔枝顺流而下，经晋江直抵刺桐港，后来竟成了郑和下西洋船队里水手行囊中压箱底的乡愁甜意。

而今虽然古码头静了下来，物流的车辙却续写着新的篇章。荔枝文化月里，冷链运输的车辆整装待发，网络那头的订单早已飞入荔园深处。古船巷的石缝里，昔年纤夫的号子还没散尽，又混进了时代的的新声，在荔枝的甜香里交织成歌。

节庆的烟火气中，历史正被创意悄悄激活。荔枝冰糖葫芦的糖衣里，裹着问房大厝木雕门扇的精巧纹路；黄金荔枝虾的金红酥脆里，藏着相府家宴流传的烹饪“秘辛”。当厨艺大赛端出“翡翠映珍荔”，祠堂里李光地时代“急公尚义”的匾额，仿佛也在领首——以食载道，古今同味。更深的变革，则在产业血脉里静静奔涌，五村荔农执笔签约，结成共富联盟，百吨鲜荔乘着时代的东风飞向远方，千年古荔终成惠泽乡里的“金玉枝”。

湖头的“状元红”，从来不只是季果实的颜色。它是李光地捧读的烛火，映在荔枝上的那圈暖光晕；是船公号子里，对平安最恳切的祝愿；更是今人把古树年轮化为共富密码的那份赤诚。看那古荔的根在时光里愈扎愈深，枝头的红果便一年比一年艳——原来历史文脉的甘露，便是最丰饶的养料。

## 听读书声长大的芒果

## ■黄梅萍

都说孩子是天生的诗人。这天，我们班的孩子兴冲冲地跑过来歪着小脑袋得意地说：“黄老师，我们学校的芒果熟了，我昨天在操场上捡到一颗带回家，我妈妈说好甜啊！”我摸摸他的小脑袋：“小傻瓜，地板上的芒果不要吃啊。”他急得涨红了脸：“老师老师，这些芒果都是听着我们的读书声长大的，所以特别好吃，不是马路上的芒果，可以吃！”是啊，多么可爱的表达，我们学校的芒果是整天听着孩子们的琅琅读书声长大的，充满灵气的纯天然佳果。它有别于马路旁吸收汽车尾气的绿化芒，只因它太常见了，就像成天有事没事到家里玩耍的朋友，只因寻常，难免就有所忽略了。因为小朋友有趣的表达，我在下班的路上抬眼打量起它。

只见我们这美丽的校园里垂悬着成群结队的金黄，似阳光沉甸甸的凝聚，熟透的果实在叶隙间低语，仿佛随时谋划着挣脱束缚，坠入大地母亲的怀抱。那饱满的肚皮，被蜜汁撑得紧绷，薄皮下鼓荡着快融化的蜜，仿佛要将夏日所有的炽热与等待在此刻凝结成欲坠的甜。

望着这些每到夏天都会准时来报到的精巧“黄灯笼”，不禁想到十三年前刚大学毕业的我在福州的一家电子厂里当外贸业务员时，一

到酷热的夏天，厂区里面也是挂满了这诱人的金黄。忽然发现，在路边，在校园，在厂区里种满芒果树，好像不只是我们闽南人的传统，而是福建人的执念。想必省外游客看到我们夏天满树的金黄也会惊讶艳羡吧？就像我们到北方初次见到苹果树时一样充满惊喜。

时光匆匆，芒果树从春天就静悄悄、慢慢地酝酿美好。而如今，生活虽日益丰饶，却也步履匆匆，我们已很少为一味吃食长久驻足。然而，若能静心体味那句“芒果都是听着我们的读书声长大的，所以特别好吃”，舌尖便仿佛漾开了时光的芬芳。于是，那原本燥热的盛夏，也悄然化作满身的诗意流淌。



投稿邮箱:dnzbgfzc@qzw.com  
联系电话:0595-22500109